

魏

志

七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易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曰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

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
寵

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
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
豈其妾有相謂楊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
善何解前虐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
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
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
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荆
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
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

安漢先生
云松之迂
論也以探
之狼狽若
聞寬記者
其戮楊公
必矣
不考說無
以信曹公
之心此滿
君之善子
排解也前
虐之譏竊
謂未詳

得水一作
待水疑二
者皆誤

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
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
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
身寵曰山水速疾異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
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
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
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亦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
亭侯文帝即王立遣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
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
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
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
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
黃曆二十四年刊

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
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
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
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
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
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或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
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
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
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
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
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
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
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
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
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
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
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
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
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
騎七百人往迎之布不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
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
彊見而遣還

侃有光
將風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

滯龍石
不亂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

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

形實二字
是兵家秘
妙也

而倚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于其象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

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
 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
 以為田向收孰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
 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
 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
 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
 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
 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
 始三年薨謚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
 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
 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

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
 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
 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
 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
 偉免為庶人時人寃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
 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翼州記曰奮性清
 平有識檢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
 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
 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
 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
 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

安漢先生
 不白徐庶曰
 豫此先主之
 大善感德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

合不可并吞
尤不可莫如
而利而俱存
之而中國得
高枕矣嗟
乎後之籌
慮者都未
了此

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疆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

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疆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笑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散字公嗣

潭子或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

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鈎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

喜排杜想
復毀豫者
蠅中之點
者

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盡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未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

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

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旣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

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
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
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
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
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
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
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
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
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
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竒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

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
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
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
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
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譚
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
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
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
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
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
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
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

從母
府增

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州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欵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小莫不

歸心諸叛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

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按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 荀綽冀州記曰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

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
 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
 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
 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
 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
 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
 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緼鴈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
 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
 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

北宋本

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
 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
 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
 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
 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從初增

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
 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
 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
 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
 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
 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
 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

後漢書建興八年當
魏太和四年
魏延破郭淮
于陽谿延
傳云使西入
羌中魏後
將軍雍州刺
史郭淮與延
戰于陽谿延
大破淮等
而獲諱之

塞水經注
作庚

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
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
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
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
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
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
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
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
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
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
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

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
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
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
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
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
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
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
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
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
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
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
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八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

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弈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弈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人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

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之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歛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

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雅尚自若不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

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

耐掠隱抵

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法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賣反 眦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咳字元夏咳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

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
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
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
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
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
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
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
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
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
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
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
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
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
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
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
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
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
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
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
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
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
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安漢先生云
矯情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
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
停廡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
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
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
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
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
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
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
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
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
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
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羆字季
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絜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郭林宗傳曰

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
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
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
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
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

觀此全為太
原之王靈
陽與祁非
族

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交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窮

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

安隱先生云
自漢末至晉
士純用虛假
自達故咏之
斷

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肯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

安隱先生云
格言及今所
當書紳

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
黨也若范匄對秦客孟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
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 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
此云范匄蓋誤也

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
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
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
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

安溪先生
云所謂惟
影響
又云浮華
用童歸子
毀譽

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
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
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
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
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
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
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
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
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

又云凡言當
援古以對今
不宜相摘並
世

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其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

此因稽叔夜不免猜戮故云然

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

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見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

陽爲拙柳下爲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

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旒字子旒以至行稱漢

未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旒姓字乃

相謂曰宿聞任子旒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

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

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

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

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

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

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

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

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

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詰嘏質之然後

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

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

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

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

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

教嘏爲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

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

任嘏賣魚
不取倍直

歸書不封

篇凡四萬餘言。暇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羣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

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

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軋軋不解，志尚在公者，無

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

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

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

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

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

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

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

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資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

安溪先生云
議論貴無
貶意是言
偏聖人只說
樂道人之善
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也

要漢先生云
五事千古宜
書也所謂脩
之則治反之
則亂者

此傳亦詳東閩之敗

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緇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

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

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

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琅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旋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

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
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
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
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
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偏
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
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
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
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
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
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
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
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
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
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
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
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
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
衆在心許允傳報表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
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
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
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
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
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

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

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兖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魏不能一天
下坐新得
荆州乘勝輒
進有烏林之
敗耳基此論
千古持勝之
要未有能易
之者也

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

此深司馬氏
者

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卷之七

七

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

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

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

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

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

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

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

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

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

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

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

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

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

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

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

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

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

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

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

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

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

安溪先生
云言事全
引近以指
壁

從本
從冊

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八日校

夢禎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魏略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交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岬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十八

二

陶

諸人推鍾會可知
逆名御艾有功無罪
至于三賢乃心王
事連不就而典干
勢益重諸人
國之終也故欲于此
焉

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口。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

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浚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荅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免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項飲藥死

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魏略載浚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

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
誨示聞命驚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又忝朝
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
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
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
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知此臬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
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
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
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
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
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

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
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
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塚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
名並滅邪遂自殺 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
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
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癘甚惡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
者悉夷三族

八十老爲
復何求水
側之呼故是
肝馬語堪
媿死賈克
輩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兖州刺史
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
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
與汝父父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

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
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
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
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
事問卿令狐及平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
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
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
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
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
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
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
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

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
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
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
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干寶晉紀曰交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
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
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
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魏末
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

此言亦後人
所增飾若
曾與執權時
濟無緣有此
既亡族全夷
濟以恨甚矣
信於病於矣

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
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
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
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
有功封高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
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
母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
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
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
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踰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

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
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
吏殿下卽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
聖旨指陳其事

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卽位爲尚書
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
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
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
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
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
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

漢書高紀
下注云曼
邱母邱本
一姓也語
有緩急耳
故知此字
作母者傳
寫之誤史通
中音貫是也

梁口毋府
作梁下口
下例注云
梁音通

繫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綵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通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

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

至項即堅
守不知將
何為無必
死之心失
勤王之義
象銳一沮
逃死敵國
亦患在其
為文夾乎

先此三罪
為欲激怒
將士也

諸葛恪雖
推于新城
以此表觀
之亦一時之
強對也

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
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
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
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
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
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
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
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
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
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
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

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
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
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
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
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
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
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
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
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
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
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發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
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群臣皆怒而師懷忍

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譎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

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爲効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乎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

安漢先生云
此豈爲知人
者乎可咲

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碣戮子季友鳩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謂軍吏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

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

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倝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倝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倝退欽

安溪先生
云此一事是
兵中不聞
不可不知

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作何府
苦無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艸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

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旣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弒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

時疑
特

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
 曾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艱
 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
 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
 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
 不忍為也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
 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所斬截
 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
 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
 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
 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
 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閔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

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
 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
 嬰杵曰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
 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
 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曾

從元

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
 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
 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
 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
 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
 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

杜季子
治獄

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
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
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
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問屈頰所在云不來無能
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
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
益州刺史 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
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
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
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

丘儉可謂不愧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於天雖則伏隅都

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

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

什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

臣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

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

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

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

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魏書曰欽字

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

此表後人作
高貴卿公之
裁昭事也何
得預言二主
乎

兩本作對

本願宋

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
 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
 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
 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
 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
 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
 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
 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
 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
 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
 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
 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榮
 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
 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
 蘇

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
 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
 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
 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
 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
 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

此絕屬托之
 一法然未若
 不受之于先
 為尤善也使
 夫人而後
 者之自取已
 多矣
 公休之法飲
 亦又屬托為保
 任要之若此
 仍與中正下殊

萬曆二十四年刊
 題對
 本作

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
華皆免官廢錮

錮對本作錮

儉誕俱与夏
侯華相首尾
其舉事非公
家第誕既有
異志何不協
勢母邱似為
後机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

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榻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

昭初代兄秉
政未有恩威
及人豈得即
言禪代哀誕
之老甚克之
惡者為之也

表語次章
錯的是後
人增飾
儉猶出堂
項証開城自
守車侍吳
救彌為下美

勞四征於是遣克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
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
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
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
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經
入綝逃上樓就斬之 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
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
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
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
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眾
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
欲蹙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

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蹙
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是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
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
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
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
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
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
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
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
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

至吳請救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於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荅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樸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二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安漢先生
云吳人果
大弱

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子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

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
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
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
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
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

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彞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
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
皆以爲然遂共悉眾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且弩矢及石雨
下死傷者被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
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
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眾不爲
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
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
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
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
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
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
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于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

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

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俞知吳兵入城之為拙
安漢先生云
此吳人罪也
欽誕亦于自足
為無勇矣
安漢先生云
豈非天意
按外圍既合
士眾狠多資
糧方竭誕不

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傅子曰宋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二二

二

盡人謀則天
毒之矣
合虛寔養
死士宜情惟
怯無遠略者
也假使舉
淮南之眾直
趨洛陽授
命勤王司馬
昭徵調未集
勝負誠未可
知耳
安漢先生云
虛詞誣罔
唐咨本非臣
猶因其面博
生致并張之

以為功耳

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歛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倣晉諸公贊曰倣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官東安公絲諸葛誕外孫欲殺倣因誅楊駿誣倣謀逆遂夷三族

請太碑文自改名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

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弈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艾苞與御

略字 從通

事皆施行御
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
臨淮水自鍾
離西南橫石
以西盡濬
四百餘里直
一營之卒人
且田且守兼
脩淮陽百
二渠上引流
下通淮潁大
理諸股子賴
南頰北穿牙
渠三百餘里
溉田二千頃
淮南淮潁皆

相連接月
壽春到京
師曲官兵
田雖大之般
阡陌相屬元
九十四字下接
每東南有事
云：興眾
作出征
按此即非承
祚之文亦注
引魏書魏
略之篇并引
之也如後來
刊此書也宜
皆註于事
皆施行白下

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
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
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
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
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
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
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
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
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
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軍卒還吾
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
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
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
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
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
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
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
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
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十八

三十一 黃明

五百五十七

御覽下
里字有
以州字
府以州
校以州
字有下
里字有
以州字
府以州
校以州
字有下

按丹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其是承祚書所當刊正不疑江統郭欽之前已有此先查遠猷已逆觀劉石之亂安漢先生云料恪之審與蜀人張疑同按觀艾之料恪則知其基之中忠於司馬昭所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者

言要略當乘固勝情於必敗他不一與駱谷之復則民怨未起

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

建疑作違

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眾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趨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

附亭元板

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

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軫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

安漢先生云
蜀倫之疎乃
至於此雖欲
不亡不可得
也
艾軍入死地
理無反顧
瞻不知馮城
持重何哉

安漢先生云
著艾之所
以敗
不世奇習
中便不能
都路英雄
到此精已
銷亡矣

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
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
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
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
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
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
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
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
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
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
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

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
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
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
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
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值故窮耳有識
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塞旗梟其
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
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
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
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
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十八
二百
黃明
五百二十九

安漢先生云
表子神指
甚悔尋其
意蓋謂小
國不得已而
用武所以自
存大國賈
武或以取敗
雖幸而成功
不可不戒耳

後何童水
軍竟以吞
吳并封爵皆
車獻定宜

乎諛言之
得入

安漢先生
云艾之驕
氣盛矣昭
之殺机生
矣雖微鍾
會構之艾
其不返乎

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
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
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
前有壽春之後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
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
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
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
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
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
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

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
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
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
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
曰街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
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
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
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
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
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

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供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及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

王彥雲裏其為厲也士載憐其被寬此衣也立良之智也

烏衣

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
 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
 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
 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
 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
 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後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
 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
 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
 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
 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
 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
 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

史家於艾有餘惜

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
 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
 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
 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
 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
 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
 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
 刑而子孫為萌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
 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
 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
 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

問門幾無
吹火天之
報艾者酷
笑
安溪先生
云信乎為
將者道家
所忌

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由
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
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
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
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
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
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
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
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
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士
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後歷交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
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

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
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
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
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
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
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
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
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
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

本對

甚異御覽
作大奇以下
有賜官印
中四字

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
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
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
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
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
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
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
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
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
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
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
有憂問松松以實荅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
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
問不敢饗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
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
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
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
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
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
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

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
聖人其猶病諸而况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
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
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
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
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
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
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

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
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

此似漢魏
程間八年課

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
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
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
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
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
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
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
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
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
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
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

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
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
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
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
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
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
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
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
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
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
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
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

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
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
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
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
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賙贈喪事無
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
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
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翮緝等皆將兵來救
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
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

入城告憚等說吳中怒憚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
逃來歸命憚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
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
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
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
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
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
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
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
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
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

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
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二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
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
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
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
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
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
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
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
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
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
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往者漢

安溪先生
云此文殊
不工不知
史家何所
取而志載
之

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
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
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
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
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
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
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躋異徐之郊制命維
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
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
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
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
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
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
莊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
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
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
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

如此則會亦須有其功但使勝不敗艾

行危地必致訊疲自送維拒劍閣會其能前遠于無功耳

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子詮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詮兖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

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掾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

長語特夸
亦以功不
及卸內自
慚負耳

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勢廣張
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
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
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
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
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
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
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
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
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
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
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
家門京師俊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
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
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
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
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
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
全勝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
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
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
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
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
釋伏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
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
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
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
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
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
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

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
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
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
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
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
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
官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
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
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
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梃梃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
賜白帽若洽反拜爲散將以次梃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
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

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杙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

岐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鷄鳴時年十八旣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與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勅連反峻等祖父勅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勅連反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

宥峻等云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安漢先生云
觀此一片
言語果奸
雄也
將士思歸不
肯全反此即
其婦為策
淮南事比
例得之但
有智識而稍
更事便不
可也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

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
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雖對枯
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
與宴談而遣之 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
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
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
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
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
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
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
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
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
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
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
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
亦爲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竒弼歎之曰仲
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
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
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前弼補臺郎初
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
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
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

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
 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當屈弼弼天才
 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
 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
 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
 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
 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
 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
 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
 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荅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
 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

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
 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
 定乎曾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
 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
 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
 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
 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
 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
 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
 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
 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賦會之辨而欲籠
 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

輔嗣易惟
 安國在晉
 時有異全
 之論

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
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博物記曰
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
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
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
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
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
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史家頗審
輕重鍾會
在蜀亦矯
太后遺詔
不得斷之
曰叛也

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
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
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監生劉世教校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

方技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臣松之案古數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專也

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
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
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
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
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
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
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

下以爲
府有
仙字

佗猶待人
摸左右令
人云視脈
如男女其
妄言矣

今曹
者以
灸之
善即
其理

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
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
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
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
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
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
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
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
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
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
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
虛未復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

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
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
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
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
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
人夜之廁薑齧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
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
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
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
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
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

郡守事似
依托呂氏
春秋筆林
語為之

此最近理
孟德所以
果於殺他
也陳元龍

三期當發
竟不為除
此根原亦
所謂卷音
病以自重
者身然常
人多可瘳
之疾不思
良醫則罹
夭枉此他
所為可惜
仁恕之人
必忍此小
怨為萬大
全之也
可知明物
不可不
叙此於中
問為金傳
之索

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
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
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
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葷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
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
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
逐守曠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
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
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
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
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
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

許靈通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
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
針鬲隨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蹇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
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
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
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
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
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
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

元化胎中
似有所不
可於擇者

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着母脊故使多脊
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
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
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
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
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
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
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
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
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
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佗臨死出
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

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
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
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
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
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
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
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
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
無急去藥

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

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
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

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勲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

卷之二十九

四百九十五 楊右

南史中有一
事又依托于
此者
南齊中徐
嗣伯療直閣
將軍房伯玉
疾亦然或仿
元化之意為
之

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市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踴踴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

萬曆二十四年刊

見志二九

五 戴

昔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
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
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
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
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
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
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針針
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針下五六寸而
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
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
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
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後漢書注云
木字書無黏
字則不當為
黏

陳藏器本州
注以青黏為
萎蕤大觀本
州則云未必
然

後漢注飲寒
水下有水寒
二字

寺人受房樹
殆親公恐為
人所規欲轉
從嚴峻學
云子桓乃未
喻耳

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
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
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
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
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
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
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
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
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闡
豎直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
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

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蔽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

此為愈於秦皇漢武

字世雄後漢書注
雅書注作字
後漢書注
中作怒猶
言健耳

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

是校
本

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公良當
與王仲宣
全傳不可
與方伎位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
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
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
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
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
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
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蕭服
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
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
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
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
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
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
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
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
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
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
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
莫及夔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
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
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
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

今之純素
有文者似
自鈞矣

翻車即古
桔槔漢世
亦有之見
官官傳

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
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
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
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
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
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
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
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
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
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
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

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
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
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
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
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
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
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
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雷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甕數十飛
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
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
已傳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
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

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
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
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
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
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
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
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夏是也以事取之者若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
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
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
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
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

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
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
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
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
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
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
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
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
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
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
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
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

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騫耳何當此子

橫江一
法在中
左傳

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騫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十九

黃明

五百五十四

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使占

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

叙夢

明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未及成人

語似偏
然長者
當如是也

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離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瑯邪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鬻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鬻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

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瘖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并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鬻上諸生疾病死亾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瘖疾不知何故試

脚如棘子

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救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躀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

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黑白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客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

安漢先生
云昌黎所
謂有動以
物而莫之
為禍福者
指此耳
急就為注
古有伏宋
無忌此云
妖未詳
御覽引此
鈴下語下
更有鈴下
問有鈴以
傳呼鈴下
有吏者也

大見對
引白澤
國之大
之精曰
宋無忌
蓋其文
大也
故以為
妖也

當亦是
裴注

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鳴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
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
神奸汗累天真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
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
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
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
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
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
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

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
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
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
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恠云老書
佐為蚺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
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曾
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
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
鯨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鯨為黃能如意為蒼
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蚺者協辰巳之位
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
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蚺鳥不亦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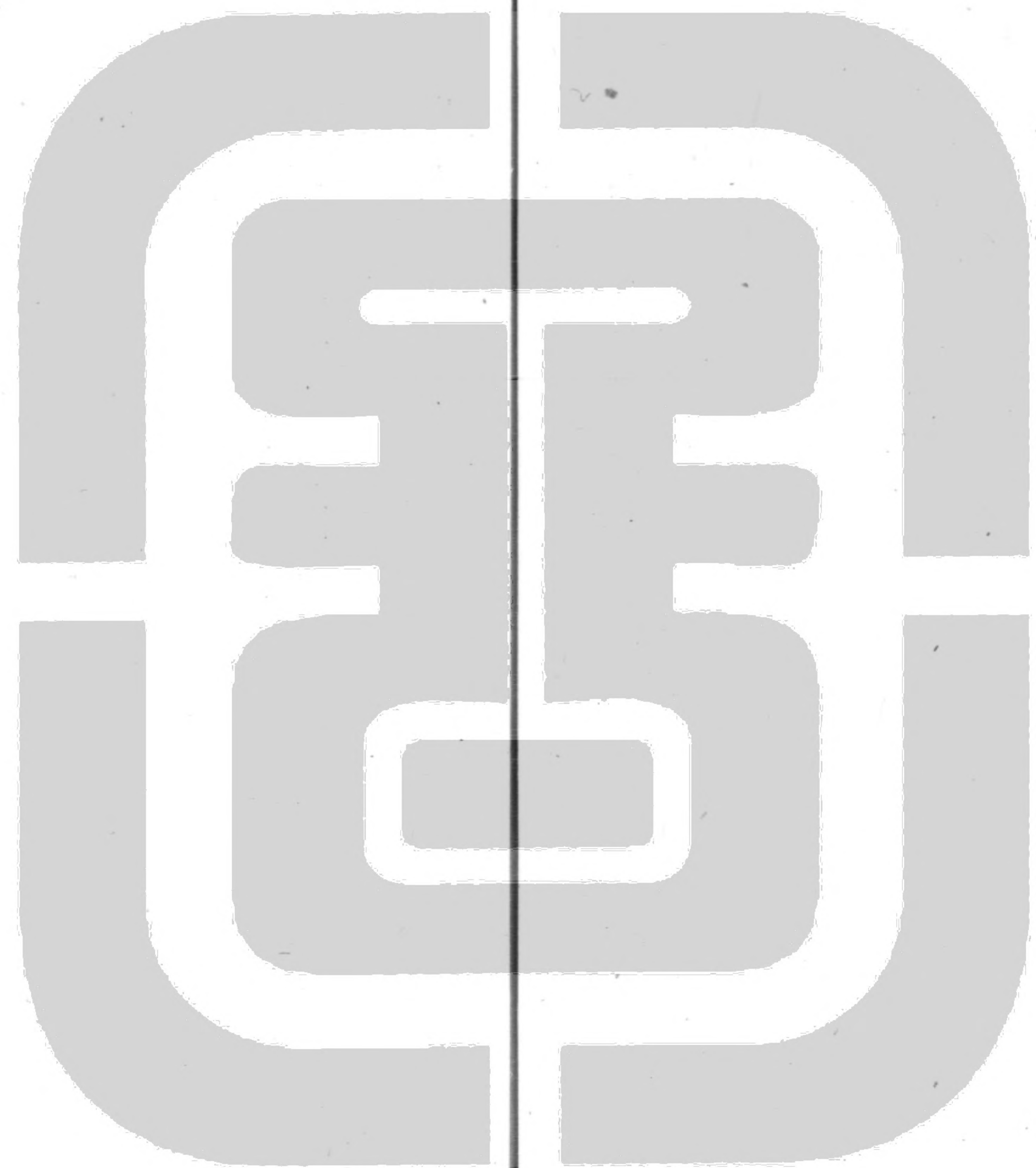
此因輅說
卦而妄注
附益之辭

將字
從安
生枝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歛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

得龍雲之精



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也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

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
 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
 清才在眾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
 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
 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
 卦意紆我心懷輅為開文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
 可述景春及眾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
 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可保寧
 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
 可不慎持卿叅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
 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
 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
 宅

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允為喪
 車

天本
天作

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
 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
 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
 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
 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
 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
 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
 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于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

騏驥拘繫後廢歷年去玉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謂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官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

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
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
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
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
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
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
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
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
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
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
爻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
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
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
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
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
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
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
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
之山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
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

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而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平叔自是
大雅之士
惜其溺於
富貴耳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木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

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
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
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
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
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
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
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
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
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輅別傳云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
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

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
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
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
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
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
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
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
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
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
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
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

安漢先生云
輅之議論此
為最優

吸疑

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孳孳温故而素隱行怪未暇

斯務也

自順治間
山陝官舍
在而變怪
今絕不聞
如公明之
言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内方外員五色成文舍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佑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采聖論未有易

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

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山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

天佑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 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螭遂一

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

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旣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旣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旣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嘆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
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
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
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
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
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脩主人禮共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
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
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
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
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眾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

安溪先生
云何其荒
唐之甚

灑灑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
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
也倪曰談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
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
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蚩輅輅言樹上
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
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
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
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
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異當富貴乎輅長
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

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爲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衰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

生疑作主

才由於思
弗思則無

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
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
不功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
三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
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
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
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
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
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
遺可謂知機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
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
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光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

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
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
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
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
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
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秘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
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
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
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
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
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
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

文忼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
州爲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
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
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
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
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
也辰撰輅傳寔時爲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
學爲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
也又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
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
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
物有良史風爲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
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爲鄰婦亡牛云
當在西面窮墻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
牛婦人因以爲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
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
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
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
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
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
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
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
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

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旣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廡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郎公即表請

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廡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

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監生劉世教校

方技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印犂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太祖潛

自冒頓屈強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之其皆僅雄長北邊中國無異人不能有加也劉淵以遠而後乘之自

謀國之士
一郡新威即
智勇豫怯
是又與兒童
之見無異

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

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已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徃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

後漢書作
寡嫂

後漢書作
以別四節

葵子後漢
書作稌子

遺程後漢
書作罷罷
上無絕字

烏丸大人不
世雖然必
報破國之恥
於百年之久
此知報讎之
道者也恥
在一家者
則一家之子
姓報之則在

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
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稌東牆東牆似蓬
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
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鍍金鐵為兵器能刺韋作文繡
織縷氈毳有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痛
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
歛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
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
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
國人以死之鬼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
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頌呪文使死者鬼
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

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
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
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
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
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
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
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眾孤弱
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
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冑
頓所破之耻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
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
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

一國者則一
國之人民報
之豈獨齊
表之復九
世哉

後漢書作
郝且

欽後漢書
作歌

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
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
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
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
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闕封
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
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
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
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
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賁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
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
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

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
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末廐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廐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
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
東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
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
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
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
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
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
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

難字疑衍
不然脫一
樓字

安漢先生
以頌下為
請

從其教令表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
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
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
覆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
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
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
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
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
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
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
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

從宋

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
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
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
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緩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
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
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
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
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
因鮮卑眾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表
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
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十一

五

借兵

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鮮卑在中國之北

魏書上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

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

作樂水上嫁女取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獬

羊端牛端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狔鼯子皮

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

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

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

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

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

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

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

鮮卑大都護校尉鹿帥部眾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

後漢書是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何由

作城

柳作

校尉龐爲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爲王其至鞬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貊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

弩帥今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姪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旣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相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

烏侯後漢書作烏集汗人作倭人下作倭人國

檀石槐帥部眾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澗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

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

他本仇作殺

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

立比能為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半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眾遂彊盛控

夷狄所以
人自為戰
者惟此

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婿鬱築鞬部舍為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其種眾多於比能建安中

因閭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眾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

異疑作異後云項中復有面也

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冠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

大宋本作大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十一

十一

戴聘五百四十一

疑衍二字

用殷正月
而尚白猶
箕子之遺
教也

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
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
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
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犬
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
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
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
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
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
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
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
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

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狗葬多者百數
厚葬有棺無槨

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
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
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倣佛也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
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
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
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
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頊詣夫餘位居遣犬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
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

面衣如俗
白兜之類

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

其印文言歲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歲城蓋本歲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

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歲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阜永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

後漢書雖作鄒無丞字

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洵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洵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

從北 施掩水 後書 施掩水

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

壻屋

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豹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豹出好弓所謂豹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

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栢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

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肯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其破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洵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

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代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

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粗稅猶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壻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

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冗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後漢書其形如中人衣行國字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

九梯之穴 集諸音塗

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眾雖少所

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

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耻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王之皆以歲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歲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

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瀛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瀛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

白即刺字
与白不同
未詳孰是

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
 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
 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瀆活國伯濟國速
 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
 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覺國支
 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
 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
 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
 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
 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瀆邪國爰池國乾
 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

活宋
活作

支宋
本作

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
 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
 奪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
 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
 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
 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
 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
 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
 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溴水及縮
 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溴水詣準降說準

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鏹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

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舍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鏹為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桓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

音以

疑字

改意以

遺民與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
 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
 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
 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
 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
 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
 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
 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
 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
 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
 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
 吳兵衣布袍足履革躡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

戶在上即
 古者中宮
 之遺意乎

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
 日嚙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
 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
 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
 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
 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
 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
 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
 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
 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
 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

栗大如梨

細尾雞

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
 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
 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
 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
 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
 十二國

韓字以意改
 下別有并辰

并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
 有險側次有樊歲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柢國不斯國并
 辰彌離彌凍國并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并辰古
 資彌凍國并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并辰半路國并樂奴國軍
 彌國并軍彌國并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并辰并路國并路

國州鮮國馬延國并辰狗邪國并辰定漕馬國并辰安邪國
 馬延國并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并辰韓合二十四國大
 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摠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
 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

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

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
 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

國出鐵韓歲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
 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
 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
 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巖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

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毋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毋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

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
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
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
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
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
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
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
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
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紃以木髹
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紃作衣如
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紃麻蠶桑緝績出細紃縑
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
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倫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
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弟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
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
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
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
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
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
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
柎杼豫樟揉櫪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籐桃支有薑橘椒蘘
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
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
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

即今時日
本國將軍
之類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任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

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十一

二百四十五

吳建

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
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
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緋漢文帝着皂衣謂之弋緋是也此
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

絳地縹粟蜀十張蒨絳五十四匹緝青五十四匹荅汝所獻貢直
又特賜汝緝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四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鈔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
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
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
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
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

假元
板為

火章云塞
曹掾史塞
疑作奏

聲者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
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
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
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
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
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
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
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
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
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八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
枚異文雜錦二十四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羗魏世匈奴遂衰更有

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之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羗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

大疑
作本

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羗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羗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獮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豈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六胡有丁令或頗有羗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勁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爲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

卽其名
可以知
其奴婢
爲皆財
矣

六月而生
其氣類
固已異矣

工批瓜刀劍
疑後

世說注作
髮如青絲
瓜如銅左
亦作右骨
景盧作
景盧復
立作復豆

南山中從姑羗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苾羗白
馬黃牛羗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
黃牛羗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羗鄰西域諸國
漢初開其道時有二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
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王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
今有三道從王門關西出經姑羗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
大月氏為南道從王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
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
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王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
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
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
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

戎盧國杆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塞別有國大夏
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
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
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鈴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
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
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
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
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河法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
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
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
市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

世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

二二八

張珍

結音
無本

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蓋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無異人質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積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疆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

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靛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里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以妙其國無常王國

所產既多
則不過一
石柱耳

六畜皆出
水此物理
之不可知
者
水羊毳細
布
九次玉
石

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以其故王王亦不敢
恣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
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其俗能胡
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加三三三鼓日等車郵驛亭
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
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
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
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
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
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
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
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

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
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
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
或云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曰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氍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
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
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
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
曰紅九曰紺伊吾山中有行自嘉
踈勒王巨鬃獻海西青石今帶各一又嘉三年時
窟諸國出琦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
神龜白馬朱鬣駭雞犀瑋瑁玄熊赤辟毒鼠大貝車渠

馬瑙金翠爵羽鬪家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貞白
虎豹珊瑚赤白黑綠青黃紺紅十種流離瓊琳琅玕
水精玉琥珀黃雌雄碧五
縹留黃十種
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
布巴則布度伐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
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
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
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人民戶數
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玉甚多故錄其
屬入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

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
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
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二十里渡海道西南
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
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
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
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
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
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在
屬大

北又渡河斯羅東北
入秦西有海水海

赤水西

流沙流沙西有大

夏國

極矣北新道行東至且

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

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

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

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

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

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

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 丁令國在康居北勝

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

聖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

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

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

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

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脰國其人音聲似鴈鶩

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不騎馬而走

疾馬其爲人

三取戰也

男女皆長

三尺

以爲營廷之魚

何也以



程